

西

樵

野

紀

西樵野紀卷第五

大湖金鯉

澗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大湖泊板山之下夜見
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水綠如羅蘋藻
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逐殘雨夕鴈多浦口風回
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
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聲望之一錦美女德明疾趨上岸
鞠之女曰妾生於斯長於斯今當良夕遨遊於斯矣從明
曰予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對酌遂下女曰今以

浪花為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曰不欲天邊帶露裁只憑
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繞見逶迤動萬朵俄驚鳥頃刻聞德
明日浦盆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
川錦安得良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拊背極其歡譁
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丈鯉悠然而逝

揚尚書

吾郡尚書揚公翥廡正之德冠於吳中漫記一事嘗夜夢誤入林
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
羞蒞無地而三言不食焉

春申君土地

吳邑春申君土地界木工李傑自少為人營構不棄寸木不造魘魅惟欲人利達為心成化中傑出獨番其母守家有紅巾勇士數人入門大呼李傑毋以他出答之衆皆其母忽有人垣外叱曰吾本境土地也爾欲章理涵祠安得擅用良工吾當執爾白於帝衆聞之惶惶而去

王庄六槐樹

王庄吳世澄與朱廷佩交素莫逆成化庚子世澄夜坐室中聞鼓門聲啓視六人皆長鬚耆老揖曰予輩六槐等是也與合爰朱

廷珮為鄰有年適信謠人之言欲害子輩知典君素善縣乞
辭之世登許諾六人折謝而去翌日過廷珮家備述所共廷珮
曰吾鄰不識六槐更思久之驚曰吾門有槐六株恰斂伐去
作室於上何事物亦愛生如是遂捨之

鬼索飯

正德戊寅七月十五日余與數友舟從楊山入城夜至閭門吊
橋河下舟忽且停且側欹覆者然諸友助勦無計予解之
時方執曉飯在釜急摸於水舟始行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頓殷家以婚宴客一盜竊伏椽上酒罷翁命火
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飢寒迫身故為是
邪復錢千文卒不薊其姓氏盜愧謝而去積歲餘里有亡
命禍翁者夜溢其門盜適見之憶翁昔之惠蜜負其屍擲
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固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死
其身也

天言

張鎰華亭人富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為揮煇
膏書四字於書室曰堂成致哭一日歸焚香蜜告天曰鎰志向

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獲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與之此則不可錄是觀之則清逸之樂更難得於富貴矣

許閣老

嘉靖初許閣老是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侯三駿之不至 睿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齋汝幾度加鞭不轉頭晃稽首俯伏以對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穆罕把已休春雨是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至我且

見之矣

虞昌祚園中

天順中睢陽巨室虞昌祚有園方五六里花卉極繁人亦罕
至園人往往見群女遊戲于亭中笑語自若過人則散不見
不識何恠也昌祚異之築室數百間僦人止之後不復見

桂花著異六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旅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
亨處獨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連呼救令者三
亨軍士亟極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名也初

許同。尹氏通年伊家，衰替父母，適嫁改醮，妾若不從，故捐生。
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
所願也，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宰，
絕妙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
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弟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
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
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
理固然也。妾非世人，是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成人類耳。今
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諾，獨不聞武三思愛妾

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求別矣言罷杳然

死中獲生感

咸化辛卯永平姜惠磨亦不能存生城西有一古廟相傳有魁
魁出沒寂無人居惠自分艱苦殊甚乃入廟禱神曰切念惠生
人世寒衣飢食初無過分之思今乃貧無立錫之地天使若
此惟冀速死為幸禱畢見一古樹即縊馬忽倒地惠漫視之
樹底白金一藏百餘斤皆著姜惠二字後成巨富

北寺僧房貓

北寺僧了菴與先君最善弘治癸丑畜一白貓自山間斷葦

捕獵習養馴甚是僧主家諸徒咸無同心者乃得一退處僧
出則以鑰授猶匿之僧歸鼓門猶則噓鑰令令而至是者五
載忽夜僧夢猶作人言曰我身周海負汝銀二十兩故變畜
至此明債限日滿欲去矣僧寤寤大異調黍銀之犬不食搖
尾竟出門而去不知所之

延五聖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間者車馬喧
闐隸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羸卒亦攬轡于側姚始行姚
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卿大夫居址詢之詰旦民家延五聖

也不識何異其能感格如此

本朝官制

國初之設官取皆有定制然名爵時之濫自景泰間皆有少
傳兼太子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
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
員員都御史數尤甚故京師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尚書
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黃荅葉

偽吳寧用黃叅軍敬夫蔡叅軍彥文葉叅軍德新圖事
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 太祖下江南三人
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承祖做事
叅專用黃叅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知童謠始驗

西樵野紀卷第六

劉伯溫

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淞儒學副提舉常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未幾四方兵起我

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永章
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喻盡合機宜上大悅
任以心膂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

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上會師皖城

自卯至酉不拔基請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

卒衆走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
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繫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
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上曰

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叅軍胡环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張明善諷詞

張明善元之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語諷人聽之令人絕倒僞吳張士誠據蘇時其第士德攘奪民元以

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六作
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邀明善詠雪明善走筆題
云漫天墜撲地騰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
早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也

狐精

正德始元諠言狐精至吳城合群驚懼人皆鳴金繫
鼓夜以禦之余初意爲妄夏夕隣家樓間墜下一物
毛首金精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揚弘
本寄宿此樓遂步斗罡語呪嘆水此物化作飛蟲而

去其聲薨薨過數家彼鄰又肆叫號處女馬利爪摸
其鼻矣以是知形變無常穹窒益甚踰秋末向西南
騷擾而去遂是滅跡

開元寺誦人

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下久
之方欲歌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
寺隣女名紅英是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
歡耳子華納之繇是冒晦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
月子華寢以疋羸巫藥莫瘡其父母訝之子華凶秘

其事適有虎山道人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浦入
寺見子華病在林篋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覓至西
廡銘噐中一備人皆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
諸火子華即瘡

鬼誤拘人

吳城內虹橋李龍弘治癸巳九月無疾卒妻拊其冑
覺有微溫姑止泣少俟龍忽復甦詰其故龍曰初被
一鬼卒繩之遂行我曰壯年拋棄父母縱我還家一
語鬼卒曰此地庸有人情乎押至城隍廟燈燭炫彩

方仆臺下判吏熟視曰錯矣李龍非此李龍也乃城外虹橋者爾即叱之鬼卒牽裳引出我欲酬之見卒奮然前往以此驚寤其妻竊問城外李龍果病荆半月始卒

山走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障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矣次歲丙辰玉峰朱殿試以

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宋相公

閩闔渡僧橋北有宋相公祠其神爲閩闔一方保障
灌獻者殆無虛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市人揚旗鼓樂
導像出遊以爲誕會正德癸酉提學柱史張公下江
南以扶學校毀淫祠爲事道觀僧舍凡無額者命有
司悉毀之時有守祠者來復余曰吳中枝山祝京兆
文譽廣著冀轉求記文一通碑刻於祠其意實爲毀
拆慮也余告祝祝適悔之勿許越數日余夢紅臉長

髯衣緋袍者余知其爲宋相也卒然問曰邇瀆所求
是亦可矣已乎余旣覺大異更以是告祝祝勉與徐
郡主語之賴以不墜是後余復夢前緋袍者曰荷汝
勞矣未幾三月必有報也後將三月專諸巷夜被回
祿余家尚居是巷沿燒三十余家其勢孔熾抵余家
火頓息有人鬼是中數力士各持斨斧極之

妬妻斬嗣

湖廣岳州衛趙揮使妻徐氏妬悍無類趙本孤族無
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乃躬爲賣娠惑其夫無

令與妾相處及妾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宣胎
皆墮焉徐後患一疾腹漲謔語既爲妾聲乞命又爲
兒聲乞官罹若數月醫襍弗効徐氏既死而趙亦亡
家無焦類於乎一妬婦而斬絕世勲痛矣哉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橫涇傭農孔方忽患澎腹盡日憤憤幾數
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身肢骸毛髮悉具而裸處
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姑記此竝知者辨之

陸道判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微價售於陸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於前陸知爲魅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旦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土聲錚錚啓下一石板板下數罌滿貯黃白陸遂有之存以饒富後贅沈氏生萬山貲產浩無紀極爲江南富族之用 上聞之皆沒於官焉

李景良遇純陽

城東李景良正統間爲四月十四純陽誕辰方治齋
事秉燭供像一負鋤者詣門問曰有園乎園卽景良不
對已而復然景良曰生殖人家何園乎景良雖對之
猶疑訝命衆追之漠無所見惟一丐挹瓶而卧永豐
倉之堤衆語景良說者謂丐口相還必純陽也疾追
之人見丐者入福濟觀卽純陽降靈地也四布求之
不獲

呂榮更業

呂榮閩門人以屠驢爲業弘治庚申秋日榮宰一驢

方置刃杖縛諸驢爲之羅跪鳴泣不已宛如乞狀榮
以是擲刃更業誓不屠驢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揚子江心會大
風雨震作遇一富商因溺於水盡攘其有而歸乃棄
棹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民事生殖以享富焉
僕後生一子撫育旣長視父甚於敵一日里有祈鸞
者僕乘筭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吾父子不
相得之甚耶判雲八月狂風何大惡揚子江心波浪

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凜然惟生
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速竄更不返復

徐郡守改相

徐郡守昴泰興人弘治丙辰赴春試京中有王相士
者多爲縉紳神之徐以無嗣因往質焉王曰君相不
容嗣焉之柰何徐初不爲忿及登第後爲西安郡守
途間納一嬖頗妍徐訊其姓氏婢漫吐顛末曰予某
地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飢歲爲強暴掠售
於此徐知爲故家女也即焚券及之任擇郡民行脩

者出簪服配之秩滿復如京中王倒屣迎曰君相異
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未幾徐庶妾一歲而
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袁尚寶祝公事已見其遺事內與此少異

袁尚寶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間有二事述
之永樂中長州祝公顯尚在岳髻附學其父欲引袁
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焉翌日製一圖書
遺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
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

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揚氏見之對曰疾雖厄其
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
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揚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
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矣哉

瑜伽施食

鄒文盛喪母作善果薦之延寶林禪師潤公爲主行
夜面垣瑜伽施食垣上數人悉裸半體或男或婦或
老或少或弁帽或披髮不類父之甚至襍臂牽逐殊
不可禦潤即擲食於地滅火走匿始已

柳樹成怪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次吳江平望驛南二里
夜晦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問之一
人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已貨酒者
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春
舟返復過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有柳家庄也

水鬼

吳臯橋河下騷人嚴二一日曳舟送葬行至橫塘見
水中浮一屍首嚴素猜狠遂擲一篙適中之其自溺

泊而去莫知所之嚴旣歸藝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
未嘗敢耽於人爾傷我首藉甚托生其言亶亶無間
其妻治湯食焚帛莫遺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西樵野紀卷第六

西樵野紀卷第七

睿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封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雷府侍書

全華義烏縣舒氏女德容兼美尤善書數年十六歸焉鄭經婦內外無間稱焉景泰中處州狂賊秦宗沅哨聚山林劫掠郡邑舒氏亦爲所虜賊悅其容庇之

百端終不對夜乘賊寢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
收其尸瘞之玉色如生後四年賊已平服鄉人藍汝
耕夜經舒氏喪處見一少婦出室迺曰妾舒氏之鄭
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爲狂賊見擄恐懼汚辱乃自縊
茲抱恨泉壤四年矣天曹以妾貞烈爲雷府侍書柰
塵緣未絕哀悃未伸伏念君附書信以致姑嫜耳附
書訖更以玉簪一雙貽之汝耕越三日過鄭氏呈是
書與物備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誠然亡婦手札及
舊簪也

一 曾狀元 一云陳祭酒 曾貌不揚

永樂中曾狀元祭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也咸寧望
焉秋八月至二交趾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
飲者館欵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堂堂朝廷可
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
曰卿量幾何狀元曰館欵此二使足矣無必盡臣量
也於是飲之徹夜瓊玩巨觴靡不試及二使酣輟謝
去翌旦 駕未出狀元在疾謝恩 上悅曰不論卿
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一狀元耶賜酒盃

二鶴釋寃

正德初吾郡顧中丞逢原家忽被盜捕卒廣訪不獲
顧訝有治圃數人訟於郡候廣東林公臺下數人累
經峻刑未甘招伏林公欲加炮烙之刑其大方熾臺
下二鶴各啣熾火擲諸水中林公始知罪及無辜是
以釋之

南樓美人

城中一少年劉天麒年一十六嘗中秋夕獨卧小樓
窓忽自啓視之一美人靚粧縞服肌體嬌膩真絕色

也天麒恍惚不敢爲語已而攬其祛遂莞爾納之天麒曰敢請姓名氏終當倩媒以求聘耳美人曰妾上失父母終鮮兄弟何倩媒聘乎汝知今夕南樓故事只呼南樓美人便已相與甚嘉天曙美人越隣家臺榭而去自是每夜翩翩而至情愛殊切一日天麒偶露其事於某某曰此妖也子獲禍深矣迨夜美人讓曰妾見君青年無偶故犯律失身奉君何泄我樞機致人有禍君之說乃悻悻而去將歲杳然天麒深念前言臨衾拭淚而已至明歲秋夕嘗憶前事樓中照

吟蘇子瞻前赤壁賦云掉兮蘭棹擊空明兮沂流光
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未罷忽美人仍越
臺榭而至曰妾見君朝夕憂憶是又馮婦也卧及
夜半美人潸然泣曰風情有限世事難遣聞君新婚
已逼今將永別不爾不直分愛於佳配抑將不利於
吾君天麒麟稍悟猶豫間美人不見矣後天麒麟婚後更
無他異

青神

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

有意憐諸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
諸子受詩羅拜間母忽不見歸以詩呈父父慟哭即
訴河南師府將李氏特配嶺南軍室

此事已見本事第
世之感於晚妻者居

多并記之

盛明卿

吳城盛明卿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舉其庄
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
乃賂心腹僞為券契及構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鬱
鬱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

媪携至庄所見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
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見應曰非我而誰旣長
醜博奕無籍百端及扃鑰密室竊視之儼然張木匠
也明知大悟開扉出任浮浪整破其家家業

機妙

木牛流馬此孔明神妙之機也 先朝亦有人造之
者行數步而止竟不獲動

或曰誠意
伯蓋非也

鬼張

高郵張揮使以無後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

几闔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
伏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大繫網從甕
中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杖搖之媪肆號呼衆趨
入室已失之矣

王季行渡太湖

吳縣學生王訓字季行家於洞庭西山夏日代巡按
臨吳城季行以唱名未至即曳舟至太湖中我會雷
電風雨交作湖中覆舟者孔多獨季行舟欲覆不覆
其舟人僕輩咸見空中一緋衣者曰此雖七日官不

可已而徐泊至岸始登陸獲生最後季行登正德終
酉鄉書聯第職受兵科給事中在官七日而殤

孔氏魂作詩

昔河南張開結髮孔氏所育四子皆在垂髫孔氏既
卒開念諸子失恃繼李氏撫長之李自入張門諸子
被虐百端無所控告既而諸子寢長治奠帛聚泣孔
氏塚前母忽躍出拊諸子涕泣題詩於帛俾致失云
不忿自亡身幽魂淚滿巾死生今已隔伉儷永無因
盒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間塵

見漁舟一女子甚繁艾張召漁父曰汝女願爲吾妾
手漁父隨允之無拒辭張引歸後生一子直其女每
日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有婢竊室視之必先以首
置於膝上始加櫛沐婢語張張往視如婢言急排戶
視之遂不見矣今其子見襲父爵號呼爲鬼張

海濱恠

弘治壬戌顧秋官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
懸皂籓於其上凡三日乃不見踰年海內果有施鉏
之寇

雷沈氏

遂昌村婦沈氏夫有售豕銀數兩授其妻而出有盜竊識所在攘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殮間空中有人云既竊其物復傷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手持原物誅死跪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

卜將軍夫人

崑山縣治有卜將軍廟廟之左有儒生梁彥夫者秋日大雨有一老媪携一女子年可二十餘避雨簷下

有頃嫗托以事去之縱女爲梁所押梁援一宿翌旦
女忽謝去遺一土髻置於寢閣梁訝之視及廟中則
將軍夫人已失髻碎其像腹中精血數升蓋其迷眩
非一人矣

謝氏葬地

首相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塋祖父母值冰雪不
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壤適一地土過曰此地善哉
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耳期月是生遷第成化乙未
扶元位首相 欽命塋墓即是地也

義馬啣冤

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於母弟陸某某充糧翁
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
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進陸繼加鞭楚
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
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
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然妻哀謂馬曰
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耻馬即前行首鼓姚
門視姚齧之蹠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

姚市

破錢詩

吾吳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破錢詠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張皮雀

張文雀者長洲人也風格竒朗少有道術年十六父
母欲爲納父弗從辭家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
乃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鬢手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

襟晴禱雨其應如響自處雖落魄然人亦必積慶乃
驗不然反致餘咎宣德間常州三月不雨一巨族延
張禱之迨至其人亦自簡褻張赫怒忽建震大木火
烈其廩不留粒粟既而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
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崇命僕求之
張在閭闔板橋食膳魚僕懇以是故張即以膳羹符
篆於瓦片密封授僕僕歸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
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其家震死一乳孤矣子病
即瘡張本明道脩爲能捕鬼衆鬼隨之啾啾故人以

張雀皮呼之

姚太守

洪武末吳郡守姚善聞治有處士王賓因不可致嘗
詣其門賓見其乘從誼擁語之曰賓有老母在無宜
張聲勢以恐之後善詣賓門必先下輿徒步至門劇
談今右商確政事善亦可謂有右人之風矣

嚴提學批卷

嚴提學塗嘗歲考江南一儒生無文竟呈白卷而出
嚴批卷云孔子孝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至今傳爲笑談

西樵野紀卷第七

西樵野紀卷第八

孔子祠堂

孔子祠堂嘗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公鑪世家其第正統間祠廢不治南有顏回坊子路巷又南爲孟氏祠皆爲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

鍋鳴

程公信白公主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飛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骷髏誦經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輒出山門閒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晝記夢且啓壞乃一骷髏皮肉悉齧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蒙穰置於廡廟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曰君體貌奇異當享大貴直頷下骨不相稱請與周易之既寤而頷下猶覺髡髡作梗命僕視之果不侔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芭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閭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正德初秋夕天章卧庭中時聞庭外其聲颼颼諦視之一芳卿雲環翠掩

丰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少頃其婦施施而前天章
極力摻其衣祇持綠羅裳半幅天章猶意爲恠寘之
蓆底據坐俟且視之乃半葉芭蕉也試合之度外蕉
葉毫紋不爽天章急斷以利刀其幹出血淋漓恠遂
泯

麻姑葺祠

江西麻城劉氏百年故族也門有古栢二株陰蔽數
畝劉夢一女官自稱麻姑對劉乞二栢葺祠劉曰吾
意非吝直不可去耳女官曰是不難劉寤異其事然

亦莫之信也翌日風雨震作天晦如夜人皆闔戶潛
隱父之開霽二栢已卧祠左矣

孫廓償釵

秀水孫廓永樂中因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某處偶
止登岸見楹間繫一布囊解視之金釵一雙也廓念
曰此釵得之非義耳失物者未卜爲誰如婢僕輩必
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廓
驗其實懷償之女詰其姓名不對女曰荷蒙保生愧
無金帛爲酬願失我女身報君何如廓悍然躍去及

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
澣濯河下識鄘儀貌疾語主援之館疑而去餘舟前
行值菴雷風交致咸溺於水獨鄘舟羈一日無咎

石羊鳴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藍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
迎於道武功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居
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而公適
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陳檢討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余貞木先生每
放飯輒就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家蘆中懷出一
糠餅舖之即行俞以是番食於家以爲常一日俞出
而妻失餉之俞讓妻曰汝不能恤人之孤何妻爲哉
乃改顏數年後繼以布衣而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厲
志所爲也

雷誅群盜

蕭山王氏家頗饒裕正德中夜有群盜入其家始鎖
穴間騫起一雷群盜盡爲震死王猶罔覺詰旦開戶

視之門外震死數人皆白繪縮首禿械悉存蓋其家必種德非細乃致天祐如此

彭永剛選婿

彭永剛所育二女性容兼善求婚者不一里有書生史文美少穎慧永剛許以長女妻之雖然期畢科舉事始可成婚其意實欲激之也初文美赴舉不第報愧遂晉京邸痛加奮發六載而後果魁鄉薦及歸其女成疾奄逝矣文美抱恨欲老於鰥永剛高其志更以少女妻之

掃帚精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爲業成化初行至府庫西側驟
雨如傾憇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
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與
之女子曰汝姑坐俟我造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
竒然王乃恚詈訴諸鄰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
偕衆排扉而入查無人踪視至厠中豎一敝帚蓋數
十年物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帚芥之呻吟有聲

此對

二對相傳久矣亦見他紀述中恐非唐黃二公事也

唐解元寅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乚即書云
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乚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刑部郎中黃
公暉亦嘗令仙對羊脂白且天乚云當出丁家巷田
夫口是也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懇懇若之
公問曰此何土也耕者曰此膳血黃泥土耳公憶之
甚捷始信其果仙也

江濱三異

餘姚儒士張幹甫處塾於江北弘治庚申清明日歸

家舟宿建業客中落寞吟曰節物催人到客邊
泣南風景迥堪憐魚兒池館新生水燕子人家又禁烟
幾片落花寒食後數株高柳夕陽前春衫曉試香羅
雪駿馬嬌嘶曰玉鞭綠水青山渾似畫暖雲芳草最宜
眠松醪有客邀村杜麥飯誰家酒墓田自愧道傍楊
子宅十年閉戶蟲生甕吟訖俄聞狂風大作江水沸
騰乃見三物一者尖頭大腹而其體白一者方首多
目而其體黑一者長角長股而其體黃捕魚衝浪踴
躍而來作人言曰我輩遨遊江海積有年矣惜乎今

皆爲廢物也言罷大笑共翹幹甫之舟浪花拍天舟
幾覆沒幹甫正色叱曰吾乃越中儒與汝故無讐隙
何乃若此三物曰吾輩初爲戲君其意實不欲害君
也遂相率而沒卒不知其何異也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
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
衣人公待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斬斯
妄矣後問諸創者乃裴媒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

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胡廣狀元

胡公廣揚公傳 廷試俱取首甲而狀元未定 上
雖注意於傅然試問小內監曰今年狀元在何處即
對曰在湖廣閱之胡廣其名也遂舉第一

欽賜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忝爲解元
忝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蔡儼與忝有私儼欵
扣閣力辯禮部請以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

禁中彌封以示閤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
仍賜恭爲解元時目爲 欽賜舉人

郭綸夢兆

郭綸西安府華州人弘治中會試道逢除夕綸薰沐
禱天曰茲赴春闈未卜窮達試祈夜夢若何既而欵
枕間夢身無寸縉勝下乘一胡蘆叱至京登錢福狀
元榜進士前者胡雍後者盧翊驗之得非胡蘆之手

黃鑑

黃鑑蘇衛人厥父善舞文起穢詞訟蕩人產業爲害

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

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蘇人咸曰父若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

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陞

大理少御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

角微風澤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歎曰

不意鑑之妍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上擲此

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不及

此惡能報之深耶

鬼護善人

錫山鄉民蔣容雖屋都鄙善行素著弘治癸亥春往
惠山焚香而還行及半途會大雨風晦黑咫尺莫辨
容度寢夜不能前進拊入荒墓禱塚云即寄宿焉忽
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某家施斛可偕往
手林間一人應聲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
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壑也

西樵野紀卷第九

鷄卵超生

毘陵之北曰橫林地有一老奉佛甚虔每侵晨輒起
誦金剛明經數卷斷稻稍置竹筒中爲記無間冗逸
弘治甲寅家伏鷄卵十二枚數月不出一夕是老夢
兒女十二人羅拜前日荷蒙經聲超度獲免禽類某
投某家某投某氏茲特諸謝不復在矣是老旣覺大
異之視十二卵盡殼矣

嘉靖己丑秋七月吳城至蝗冬稼生卒至歲饑辛卯
大蝗壬辰復蝗然差少無穀災民無菜色

馬中錫應舉

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
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
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場雖優而後場不繼望
亦聽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錄墨卷字蹟雖同而五
策寔他友所作蓋臨場暗室中誤持具卷耳

陸全鄉夢兆

冢宰陸全鄉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雖然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焉臨終知事皆前定自書其旌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極

石神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即妊焉嘉靖初東御史郊謫判於此令民碎之

阮二搏虎

宜興阮二素以膂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遇虎

突入舟中既逸登岸持一大石約其數步而伏俟虎
出直前騎虎虎維力而不能轉顧阮左手據其毛右
手鼓其腦虎跳躍阮直不下踰時腦穿虎乃死

陳雪谷子症

吳醫陳雪谷仲子忽寒熱作譫語問之對曰吾某鬼
來勾攝汝耳陳奠之子少愈明日譫語復作陳曰昨
嘗奠遣夫何故復至曰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勾
攝昨輦土地來者吾乃上命也陳來解於鬼鬼曰昨
來者在是告者亦在是敢私耶陳問告者爲誰又一

人聲曰吾名某爲某事是以告汝三鬼誼辨不已陳
有一僕恠而大啐之鬼罵曰汝某曰竊主銀若干於
某處飲酒無藉汝爲義僕也耶僕懼走匿陳以百端
求禱三鬼始相議曰汝先作一楮人與我俟我同面
王不語後當歲月致賽方已陳設酒饌焚疏許之子
乃索糜飲尋愈陳問其子子言所見與所語如一陳
乃立告者木主歲時賽於家

董章

錦衣衛都指揮使董章以其夤緣貴戚專權自恣尅

害小民人迫其勢而自縊者不可悉數成化中乘馬
早朝過崇文門若有人捍之問絕仆地從者亦若被
人捶逐悉驚遁去章久之復甦張目視之皆平日受
害者及歸遂發人形瘡於面不週日而死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
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喙
出入無憚人或遠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
謂之日蛇菩薩

劉長史前夢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第
進士然須待費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過求小錄訪
閱之邈無費姓者後三年更訪閱亦無之如是下第
者五殊嘆前夢之妄也及成化癸卯費登江西鄉薦
劉始異之趣至京訪費寓相見結納旦旦供酒食爲
說前夢是歲甲辰費果龍首劉亦第焉費是歲年十
九距夢時蓋初生耳

行坐

右者賓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坐尚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都玄敬不納窖金

都玄敬二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啓土得二甕千餘金人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其得金而致禍孰若棄金而就安哉即上疏降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嘆

服以此清譽益彰

夏條見性

鄰人夏條弘治中訪姒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隨作鴨鳴條謂村家遺所追而執之化作一甄塊條方恠委之於野踰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

鬼侮人

姑蘇闔閭子城東今長州縣治後舊焉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宮女寶貨盡聚于齋雲棲而焚之淫邪所

鐘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恠予間亦多矣歲久不可
勝述漫記二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
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
從此行倏有人從後掣吾帽回顧見水中一女子坐
亭上裸體紫白手持吾帽召曰來則授之吾如其處
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求之方欲共寢數婦人慄
悍而至捕姦急出矣軍士視帽果寘隔畦禾頭耳又
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
媪爲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藉輦所致嘆之詈之女

奴復爲一手捫膏亟閉覆燭之略無人跡始信爲鬼
然後亦無別異

李縣丞

鄴都縣日暮有鬼即出闌闌中交易謂之鬼市近彼
有李縣丞忽語家曰闕帝爲鄴都縣市價不公以我
無私遣爲議斷耳語訖遂卒家人異之一漸暮入其
境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形械畢列正竊視
間李數嗅之曰此地惡有生人氣耶家人驚懼疾趨
出亦幸無虞

孤冊

齊門外陸墓吳塔之間有某居郊垌地頗幽僻一薄
暮自外歸瞑色慘淡少憇道傷條已昏黑夜至遙見
一燈熒然由南而來諦視之乃一女子口啣一燈雖
不詳辨其姿色然覺殊有妖態稍相接語便已迷眩
女即解衣野合事訖女復迤邐而去某惴惴強歸翌
晚更思之竟往其地女亦果未如是者數晚一日某
誇示於某某曰子惑矣人口中豈冥大地耶子今第
執其燈如得之便強下咽可也某婚悟是夕仍去則

女又先至矣乃與綢繆初凡合時女必吐燈冥于地
事訖乃復入口至是某伺燈冥地急取咽之女遽擾
攘大慟曰其柰何某問之女曰吾明語子吾潛脩幾
百年而舟已成所欠者陽人精耳今幸獲濟於君則
躋仙地可立得矣吾火即舟也今君咽之是吾緣未
訖而獲旣甚矣吾與君既爾爾不得為無情所望君
者後事耳言畢涕淚潛然竟死某命火燭之乃一老
牝狐也隨以衣棺瘞之某獨得高壽令終

士子宿死

某士子嘗假讀一靜室室下有井傍有西梧而一水
當門即其地也成化中赴試京師適海南丘公濬
主試其事因每不利嘆恨書論尾云兩梧夾井一水
臨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丘公閱之意爲博學之士
姑取之及會燕恩榮呼此童詢其所自其士以實告
丘公大笑曰誠故事也此事聞之前輩猶得其姓里
尚當究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地鄰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

元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衛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申午以來非惟不能過夷亭而錢塘江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况太守

况太守鐘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紳有善聞內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柝若流善政速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詣學宮講誦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曰某本刀筆吏所

恨者不在科目故不可同人也於乎以有爲之才而獨歎於此君子惜之

閩語

陶奩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權勢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奩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奩仲至京師事既白詔奩仲復任大方罷職閩人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事記洪武末年

西樵野紀卷第十

謚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納姚文敏公變不由翰林而曰文者未省何謂

姜子竒伉儷復合

國初吳人姜子竒娶婦三載值大軍已過子竒挾妻出避愴惶間因失其妻乃為兵官携歸京師子竒流露四方者數年後迤邐至京師行乞有高門一婦

人見而泣之貽酒饌若許爲之悵然子奇不敢動視
而去翌日復乞於路是婦適呼與語爲主母所偵令
追之其乞囊中有書一緘金釵壹雙遂白之兵官啓
緘視之題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
藿有必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
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
通兵官大悼即遣還贍以財穀伉儷復合

華嚴寺僧

弘治辛亥華嚴寺僧宗翌從師吳雲遊淮徐間宿舟

桃源瓦礫亂入舟中舟人疑寇至起視之寂如也乃
操舟更進數里瓦礫復知之及抵徐宿彭城夜見一
美人頗豐麗侍女數十人迎翌語曰吾與汝宿有緣
好當邂逅於此無訝也詰旦翌疾昏譖語吳知為恠
眩作呪禳之其拋擲尤甚吳強翌即歸未三日吳卒
死而翌無恙

李司徒

司徒李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為計
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

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膳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
之今人呼賣陣者李司徒

韓公神異

韓中丞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
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
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
中良善聞大兵至此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
班以進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
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此公卒

地人供以爲神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辟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父老對日間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第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

尤叅政

余聞之前輩嘗言蘇城尤大叅文度素志潛逸自乞歸以來屏迹公門忘情當世惟以機杼謀生人亦罕

知者有郡侯某守蘇秩滿覲京適冢宰與尤爲同年
詢以起居郡侯絕不爲悟旣歸蘇廣訪無覓得一老
絡繹於委巷芑鞋褰帽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
轉隱而弗見矣

保保

常熟之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五歲猶不能行終
日坐一水榻人有禍福壽夭扣之者多竒中其家因
致饒裕有虎山道士適經其門視之曰其家妖氣甚
矣衆詰其故道士曰我爲治之保保忽告母曰今有

道士來見當死矣母初未爲信道士在左右樹下潛書朱砂符數道焚之保保在家嘔血父之有一大鱸死浮水面其首如拳長有尋許詢其家子死矣

韓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逼城慮爲不得明配僞爲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伍中七年人亦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感其異焉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三悖婦變牲

福建延平府杜氏昆李三人輪供一母子雖三熬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飢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

迨抵其巔燈分兩岐矢久之柰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它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侯謝族聚飲洎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產謝一孳子方數歲燔隙間潛匿草莽又爲王所獲子紹爲買奴乞憐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已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

任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變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無聞

色兆

前歲午日余與一友解粽其友窘赤無似持色禱曰觀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爲之痛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

男女統爲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異之昔漢建安
中男子好爲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
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後遂大亂今 京師
故設此禁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胡希顏城西人家爲鄉厲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
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
齊力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掩門闕而出大恚詈曰
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長耶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

益多將十七八輩辟力其他胡怒兼運亂石擊之鬼
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
胡乃返舍

駱堂送鬼

銀工駱堂館張氏爲甥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於壘
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詣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壘
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閉灌以穢物寘於
厠角而去旣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寢以強爽堂
獨譖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爲禍詎若

爾意爲毒之甚耶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即
死焉

梓人魘鎮

梓人魘鎮蓋同出於巫蠱祝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
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
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
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折之梁間有木刻
二人裸體被髮相角力也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
服不絕者肆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壁中藏一

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春敵而緝之於椽間得木人爲一女子在三四男子間勾引淫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

知也

魘恠

皋橋開酒肆人張海買數魘投釜中湯已三四沸矣

海爲糜爛啓奎視之鼈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恠
急擲於河數鼈遊行蹯跚而去

水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水雹其
大如柰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頃以成積麥養大戕
其半西陽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或有傷
其頂擊其耳而死者詰耆老云自生平已來未之見
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攔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
詩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攔干
遮不盡尚畱一半與人看視外國亦有此能詩者

幽恠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異
可懲可勸粗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
子不可不知也余少嘗從侍枝山南濠二先生
門下其清談恠語聽之靡々忘倦余故凡得於
見聞者輒隨筆識之自 國朝迄今一百七十
七事名曰野紀噫余性孱劣而獨好爲是亦不
自知其僭癖也嘉靖庚子春二月旣望吳郡西

樵山人侯甸叙